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服饰礼仪

黄强 著



【yī】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服饰礼仪

黄强 著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服饰礼仪 / 黄强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8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ISBN 978-7-305-15631-1

I. ①服… II. ①黄… III. ①服饰—文化史—中国—
通俗读物②礼仪—文化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TS941.742-49②K8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24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简明读本
书 名 服饰礼仪
著 者 黄 强
责任编辑 卢文婷 胡 豪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1.5 字数 16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5631-1
定 价 2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世界诸文明中独领风骚，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份丰厚遗产，并仍然影响着国人的生活习俗、社会心理等各个层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不绝于史，不同的时期带有不同的特点，崇佑与贬损也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化。

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侵袭，中华民族遭受了史所未见的危机，仁人志士们以矫激的心情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评判中带着些许急切救亡的不安情绪，传统文化中落后的成分被视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此后的一次次文化讨论乃至“革命”，让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涂上了原罪的色彩。但即使在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之下，仍有学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较为冷静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客观冷静的评价。学衡派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之中，仍然认为孔子是世界文化伟人。他们认为只有弘扬民族精神，“以人格而升国格”，才能重建民族自尊。冯友兰、贺麟等人高张民族文化的旗帜，当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后，他们以此作为御敌图存的精神支柱，以“接着讲”的绍承学统的气魄，视儒学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即使是上世纪末，当“大河之殇”的悲慨气氛笼罩中华大地时，匡亚明先生仍邀集海内外学人共同研讨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与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而中国文化巨匠钱穆先生则在其九十多岁高龄时，写下了《天人合一论》，认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文化为宗主”，认为中国文化中不违背天、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为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代性意义。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中国文化价值的探索为我们今天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悠远的大漠驼铃，记录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晚近以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了认识中华文化价值的核心，并为世人所关注。其中虽然有马

克斯·韦伯和约瑟夫·列文森等人的悲观判断,但东亚儒学文化圈经济的发展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中华民族中具有的世界精神,儒教世界观中具有的人道主义和合理主义,这些都具有现代性和普世性特征。不管是正面的肯认还是负面的批判,都应该以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认识与理解为前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开创新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现实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邀集一批学者编撰了这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简明读本》,以期对中华文化有一个较系统的认识。本丛书主要从经纬两个方面来展示中华文化的林林总总。其中既有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基本脉络的回溯,诸如:先秦诸子、孔孟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因为思想乃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中国古代思想同样如此。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曾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是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同时,也有对中国文化各个侧面的展示与分析,如,独具东方情韵的诗词书画、箫鼓琴瑟、戏曲小说,等等。中国文化的诸形态与内涵交光互映,经纬错综,共同成就了其缤纷的色彩和多元的结构。

各种文明都有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现象。承认糟粕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并不讳言中华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糟粕,重要的是在建设现代文明时努力剔除其糟粕,保留与光大其精华。而建设现代文明,也是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深刻、准确地了解过去,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动因。

周 群

2013年5月于远山近藤斋

服饰礼仪

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服饰起源	3
一、服饰的起源	3
二、『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4
第二章 帝王服饰	7
一、黄袍加身成帝王	7
二、龙及龙袍的象征	8
三、冕服与龙袍	9
四、龙袍的礼仪之用	17
五、皇帝的常服	20
六、皇帝的其他服饰	20
第三章 官员服饰	23
一、『衣冠禽兽』的来历	23
二、冠服即官服	24
三、品色制度与官服的品级	26
四、明清官员的补服	31
五、显贵官员的赐服蟒袍	35
六、恩赐黄马褂	42
第四章 军戎服饰	46
一、上古有甲无铠	46
二、『寒光照铁衣』	49

JOOO

三、『甲光向日金鳞开』	55
四、护心镜的运用	60
五、绵甲大行其道	63
六、礼仪戎服	66
第五章 平民服饰	68
一、深衣的普及	68
二、魏晋风度	69
三、白衣公卿	72
四、各有本色	73
五、长袍马褂流行服	77
六、西装长衫短褂旗袍并存	79
第六章 女性服饰	82
一、深衣与襦裙	82
二、半臂与披帛	85
三、背子与比甲	88
四、大衫与袍服	90
五、凤冠与霞帔	92
六、马甲与旗袍	94
第七章 内衣服饰	102
一、内衣的发端	102
二、此袜非彼袜	104
三、衫子薄露透	105
四、男女通用抹胸	107
五、小马甲挤走束奶帕	115

第八章 冠帽的演变 119

一、进贤冠与武弁大冠 119

二、官员的乌纱帽 121

三、羃离遮挡风沙 122

四、杜绝交头接耳的幞头 124

五、摇曳姑姑冠 126

六、四方平定巾与六合一统帽 127

七、顶戴花翎 129

第九章 服色崇尚与等级差别 134

一、古代颜色崇尚 134

二、颜色内涵代表政权与国体 138

三、服饰颜色标等级 140

第十章 服饰礼仪的产生 144

一、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 144

二、衣裳制度形成 145

三、十二章纹及其含义 147

四、叔孙通制定汉代礼仪 150

第十一章 服饰禁忌 155

一、服色的禁忌 155

二、章纹的禁用 157

三、纹样的僭越 158

四、服饰逾越治罪 159

五、屡禁不止的原因 161

5000

第十二章 服饰的改革 163

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163

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166

三、女为胡妇学胡装 168

四、剃发留辫马蹄袖 170

五、西风东渐 171

六、汉服与华服 173

人类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衣在首位，可见穿衣的重要性。对于这样的排序，有人提出疑问，认为应该是“食衣住行”，即食在首位。理由是食乃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没有食物，人类就不能存活下去。人类一要温饱，二要发展。相对于食物，穿衣御寒是第二位的。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是我们深入思考后会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在食物方面有了基本的满足后，对“衣”就会有更多和更高的要求。在上古社会，衣服只是御寒的工具，后来衣服又派生出了美化的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服饰还具有“别等级，明贵贱”的礼教作用。服饰就是古代社会礼仪等级最直接的表现。

中华服饰礼仪源远流长。古代男子二十行冠礼，难道仅仅为了头戴一顶小帽？帝王兴师动众，穿戴起威武高大的冕服，还让眼前的冕旒阻挡自己的视线，难道单纯是为了好看？男子二十及冠，表明男子进入成年，有了社会地位和责任；帝王以垂旒阻隔视线，是为了目光不直接与臣下、民众交流，以显示威严。而垂旒的多少，乃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不要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仅仅只是上古的盲目崇拜；也不要小觑叔孙通制定汉礼的意义，不要认为汉官威仪只是为了给流氓亭长出身的刘邦披上一件贵胄的锦衣，让他摇身一变，成为大汉天子。服装从表象上看只是一件遮体的物饰，但其中包含的文化意义却十分重大。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礼仪社会，假若没有了服饰礼仪作为文化的内涵与外在形式，中国还能成为礼仪之邦吗？

礼仪文化包括服饰礼仪，而服饰礼仪又与其他礼仪文化互有交织，可以说每一种礼仪都离不开服饰；也可以说，服饰礼仪贯穿在所有礼仪之中，并成为礼仪文化的基础。道理很简单，每一种礼仪都要由合适身份的人来主持和参与。穿什么、怎么穿，都属于服饰礼仪的范畴。而且服饰也并不局限于衣物，鞋履、头饰、配饰、妆饰都属于服饰。乐府诗云：“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陌上桑》）“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

《孔雀东南飞》头饰与服饰、鞋履联系紧密,不可分割。东汉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展现的不仅是夫妻互敬的生活细节,更是一种文化礼仪的表现。请问哪一场祭祀、庆典可以离开人,离开服饰,离开服饰礼仪?少了服饰,我们就回到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没有了礼仪,我们就失去了社会的秩序,就缺少了文明教化的内容;没有了服饰礼仪所构建的社会差别和美轮美奂的服饰形制,中华文明就失去了源流和光彩。

自古以来,服饰就不只是简单的穿着问题,而是与治理天下相关联的。“改正朔,易服色”一直是朝代更替必做的重要事情。因此,由服饰穿戴所体现的等级安排,实则是古代中国的基本国策之一,只有形成了“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左传·隐公五年》)的社会风气,才能达到“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的社会治理目的。

知服饰,晓礼仪,明是非,重价值,才可以延续中华文明。让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服饰礼仪在融合现代观念与时尚的基础上,再耀中华!

第一章 服饰起源

东汉班固《白虎通·衣裳》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粗细葛布）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衣裳’者？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意思是说古代圣人发明衣裳是为了遮掩我们赤裸的身躯，彰显美好的品德，区别人与人的身份。

一、服饰的起源

衣服的发明缘由人类的进化。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逐渐进化，也逐渐懂得了用天然材料来御寒。《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远古时期，人们穴居，仅仅以树皮、草叶覆身，没有什么衣服可言。后来通过狩猎，选择用兽皮裹身。这是早期服装的写照。

到了旧石器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兽骨制成的骨针，将兽皮缝制成衣，后来又逐渐发展到采集野麻纤维加工成线，纺织成布，制作衣裳。对衣裳的起源，范晔《后汉书》有这样的记述：“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翬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乾《》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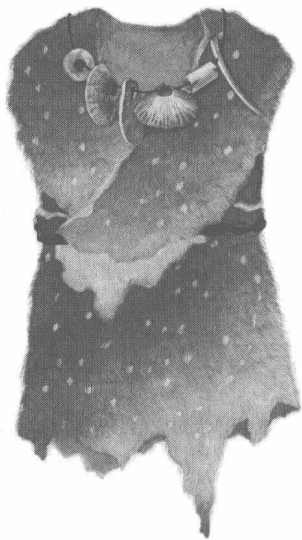


图 1-1 原始社会服饰复原图

从采集野生植物,到纺线织布,再到缝制成衣,人类在衣服原料的发明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传说神农氏“身自耕,妻亲织”,制成布帛,裁制衣裳。这一传说象征着茹毛饮血时代的结束,人类进入了文明社会,穿衣不再局限于御寒遮体,更有了文化的含义。

穿衣的文化含义是多方面的。

以服饰别等差的历史可上溯到远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思是说,如果尊卑等级、衣冠服饰各有分别,那么帝王只要拱手而立,天下就可太平。尽管这只是愿望,但毕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对服饰等级教化作用的重视。

随着历史的演进,天地间的万物给了人类在服饰方面更为多样的创造性和更加丰富的想象力。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指出:“虞舜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于是衣裳之文绣,盛行于中国者数千年。”西周就已形成了服色等差的制度。后来,服饰“明贵贱,别等级”的特性日趋显著,演变成中国古代帝王和官员服饰的一大特点。古代社会越趋后期,服饰的等差制度就越加完备复杂:服饰成为法权和道德信念的标志,用料、式样和颜色都有极为严格的规定,不可僭越。

二、“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服饰代表着一定的社会身份,也体现出时代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观念。对普通劳动者而言,粗衣短褐,并无不妥,且方便劳作;但对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而言,服饰是身份、修养和品位的标志,是区别于普通人的外在表现。因此在各种公开场合,他们都力求衣端冠正,以此彰显风度和地位,亦即“衣冠不整,君子引为耻”。

孔子对服饰的穿着和搭配有独特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人的人格与理想可以通过衣着表现出来。穿着打扮,有其社会内涵和价值取向,并非可有

可无,而是直接与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以及社会的制度和秩序相关联。在孔子看来,服饰的形态及其穿着方式,既是“志道”、“据德”、“依仁”的补充,也是这三者的综合体现。孔子这种将服饰与人的意识、社会治乱联系在一起的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服饰观。

历史上甚至有为正衣冠而丢了卿卿性命的事情。《左传·哀公十五年》记录了卫国的一次内乱。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政变,太子蒯聩因图谋刺母未遂,被流放国外。蒯聩不甘失去王位,一直蠢蠢欲动。十五年后,他买通关系,重回卫国,混入王宫,雇佣五个武士挟持卫国执政大夫孔悝,逼其立下誓约,宣布蒯聩继国君位。当时孔子的两个门生子路和子羔都在孔悝手下做事。子羔闻讯,害怕受到牵连,惊慌失措地逃离卫国,回到鲁国;子路则挺身而出,持剑闯入宫廷,要求蒯聩放了孔悝。面对即将失而复得的王位,蒯聩如何听得子路的呵斥?他命两位武士对付子路。在搏斗中,子路系冠的缨带被打断,头上戴的冠帽眼看就要掉落。铭记君子正衣冠思想的子路,在危急关头,顾不上厮杀,嘴里喊着“君子死,冠不免”,竟然放下武器,结缨系冠。然而,武士如何能听从子路的休战建议?一念之间,利剑刺向正在系带正冠的子路。子路倒在血泊之中。满怀正义感的子路,死在了对手的剑下,更是死在了他的“君子正衣冠”的信条之下。

衣端冠正,展现的是个人的仪容风度,当然也是一种礼貌,是对他人尊重的表现。在祭祀、上朝、接待使者等重大场合,君子必须恪守礼仪,端正衣冠。但是在特定场合,危急关头,死守“君子正衣冠”的教条显然没有意义。

阶级社会逐渐形成的服饰等级,使得原本用于御寒护体的服饰,具有了某些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逐渐完善并制度化,形成了帝王之服与官员之服的区别,又因官阶高低而产生了官服等级差别,人为地划分出君王、官员、百姓的身份差异,具体地体现出服饰“别等级,明贵贱”的社会功能。

服饰不仅体现着审美倾向,还包含着政治、历史等文化内涵。穿什么,不穿什么,什么可以穿,什么不可以穿,什么情况下穿什么服饰,并非由个人爱

好和审美倾向决定,而是由社会地位和社会环境所左右。古诗有“满朝朱紫贵”,“不是养蚕人”,红色、紫色是高品级官员服饰的规定色,平头百姓岂能僭越使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的《琵琶行》诉说了小官吏被贬的悲凉,“青衫”就是小官吏官袍的服色。明黄色是皇室专用色,具有专指性、唯一性。董仲舒云:“五色莫贵于黄。”汉代以降,黄色倍受统治者青睐,渐渐成为皇帝专用服色,黄袍成为皇帝权威的象征,于是才有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

第二章 帝王服饰

中国古代社会长达三千多年，帝王是国家的主宰。中国的政体、国体乃至文化，都绕不开帝王的影响。尽管帝王因政治变化而变化，一个朝代一家帝王，但帝王的服饰礼仪却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不因朝代的更替而颠覆。

一、黄袍加身成帝王

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年仅8岁的柴宗训（周恭帝）继位。后周的兵权掌握在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及其结义兄弟、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手中。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传闻辽国精兵挥师南下，攻打后周。主政的符太后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赶紧召来宰相范质商议。范质分辨不出辽军南侵真假，考虑到后周能征善战的只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便急遣赵匡胤点将出兵，抵抗辽国南侵，解救危难。不料赵匡胤却推脱兵少将寡，不能出战。范质只得委以赵匡胤最高军权，调动全国兵马。正是这一委任惹出了祸端。

赵匡胤早有取代大周的异心，只是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兵权在握，正是天赐良机。正月初三（960年2月3日），赵匡胤统率大军出了东京城（今河南开封），行军至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赵光义和谋士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诸赵匡胤之身，拥立为帝。在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中，中央属土，其色黄。黄色代表中央，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位居中央，因此，黄色代表皇帝，^①黄袍也就是皇权、皇帝的象征。赵匡胤是位出色的演员，一番精彩表演，便由一位将军华丽转身，成为身披黄袍的皇帝。等他再从陈桥驿率军回师开封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

兵不血刃，赵匡胤就将大周江山揽入怀中，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一件黄袍改朝换代，从此开启了赵宋王朝几百年的天下。

① 黄强：《中国服饰画史》第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2007年8月。

二、龙及龙袍的象征

龙在中国文化中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人对龙天生就有一种敬畏。龙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是古人臆造出来的动物。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指出:中国龙的形象,“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其外形一般都采取牛头蛇尾等造型。龙是一种信仰观念,夏朝时即已产生,原形大多取材于蛇。在民间传说中,龙是一种性灵动物,有着神灵的威严和权力。上古时期,人们就开始以龙象征皇帝。龙成了皇帝的专有名词之后,其神秘光环便得到进一步发挥,人们习惯将皇帝称为真龙天子。于是就有了赤龙(赤帝子)刘邦醉后斩白龙(白帝子)的传说故事。龙形、龙图、龙纹逐渐成了皇帝、皇权的代名词。当龙纹被缀于服装之上,装饰皇室服饰之后,有龙纹的服饰也就成了皇帝专用的服饰纹样。“龙纹具有沟通天地使者的含义……上古帝王服饰上的龙纹是为其政治与宗教观念服务的。”^①

龙袍因绣有龙纹而得名,龙纹的适用范围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龙有关的一切都归皇帝与皇室专有,他人不得僭越。乱用龙纹,含有谋反之意,将会引来杀身之祸。明朝初年屡有因僭用服饰而失官降职,甚至丢脑袋的。据《明史·耿炳文传》,明初功臣长兴侯耿炳文颇得太祖器重,至洪武末年,诸公侯几乎皆被杀,唯存二侯,即耿炳文与武定侯郭英。但在“燕王称帝之明年,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服饰,玉带用红鞞,僭妄不道。炳文惧,自杀”。僭用龙纹,开国功臣照样获罪,可见皇家专用的龙纹绝不能乱用,用了就是大逆不道。

^① 杨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第9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4月。